

中國通俗小說叢刊之一

鳳凰出版社印行

評註

金

王

緣

(二)

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卷五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寶釵戲彩蝶

埋香塚黛玉泣殘紅



話說林黛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門響處，只見寶釵出來了。寶玉襲人一羣人送了出來，待要上去。

聞著寶玉又恐當著眾人，羞了寶玉不便。深刻之筆因而閃過一旁，讓寶釵去了。寶玉等進去關了門，方轉過來，尚望

著門，灑了幾點淚，自己覺無味，轉身回來，無精打彩的，却了殘妝。紫鵝雪雁素日知道林黛玉的性情，無事悶坐，不是愁眉便是長歎，且好端端的不知為了什麼。常常的便

自淚不乾的。選派文字將發大先時還有人解勸，誰知後來一年一月的，竟常常如此，把這個樣兒看慣了。也都不理論了。所以也沒人去理由他悶坐，只管睡覺去了。那林黛玉倚著床欄杆，兩手抱着膝，眼睛含著淚，好是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纔睡了。真寫得出一宿無話，至

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明萬曆年間，芒種為四月七日，但此處誤記為二十六日。芒種又為埋香塚。光也二四六皆陰數，十一二陽數，二十四氣又為天運，一圓與上以三十三天相對，故名芒種。五月節，又是書熟閑便著日期者，今寫一節氣，且著其時，刻正有若干隱意。因此說之，大約三春易過，小滿後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式禮物，祭饗花神，不論於立夏而餽於芒種，三春易過，小滿後忙思後植，蓋忘了人當于生生之機，忙思後植，蓋忘了

風俗，老也尚古言芒種一過，便是夏天了。眾花皆謝，花神退位，須要錢行，閨中更興這件風俗所

不是就還芸二爺去。明提芸二爺又有一人說話可不是我那塊拿來給我罷又聽道你拿什麼謝我呢難道白我了來不成又答道我已經許了謝你自然不是哄你的又聽說道我找來給你自然謝我但只是那揀的人你就不謝他麼那一個又說道你別胡說他是個爺們家揀了我們的東西自然該還的叫我拿什麼謝他呢又聽說道你不謝他怎麼回他呢況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說了若沒謝的不許我給你呢半晌又聽說道也罷拿我這個給他算謝他的罷這個物事皆詩耳你要告訴別人呢須說一個誓又聽說道我要告訴人嘴上就長一個疔日後不得好死又聽說道喫喫喫們只顧說話看有人來悄悄的在外頭聽見不如把這隔子都推開了福子推瓢兒呼的一聲便是一人見他們在這裡他們只當我們說頑話呢若是到跟前他們也看的見就別說了寶釵外面聽見這話心中吃驚想道怪道從古至今那些姦淫狗盜的人心機都不錯這一關子見我在這裏他們豈不臊了罵人自罵作羞況且說話的語音大似寶玉房裡紅兒的言語他喊他素日眼空心大是個頭等才鑽古怪東西是說玉今兒我聽了他的短兒人急造反狗急跳牆不但生氣而且我還沒趣何等見解乃是鳴冤如今便趕着躲了便是滿湘館抽身回來之想少不得要使個金蟬脫壳的法子暗算無常死不知這方正嚴寶此時心事宋祖下南唐定矣猶未想完只聽咯吱一聲寶釵便故意放重脚步心笑著叫道寶兒我看你往那裡藏明明叫出寶兒問看官小紅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趕何等那裏內小紅的墻頭剛一推窗只聽寶釵如此說著往前趕兩個人二人都嚇怔了果然寶釵反向他二人笑著你們把林姑娘藏在那裡是說林壁兒道何曾見林姑娘了寶釵道我纔在那河邊看著林姑娘在那裏蹲著弄水兒呢我要悄悄的嚇他一跳還沒有走到跟前他倒看見我了朝東一繞就不見了第五死別是藏在裡頭了死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抽身

就走。口內說道：一定是鑽在山洞裡去了，鑽見蛇咬一口。也罷了，却偏說一面說一面走心。中又好笑。這件事算遞過去了。通部書缺玉誰知他二人是怎樣誰和小紅聽了寶釵的話便信以為真。此二字通身解戲如生龍活虎讓寶釵去連便拉墮兒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裡一定聽了話去了。乃至說話亦有漏泄可見無不可解之機械也墮兒聽說也半日不言語。小紅又道：這可是怎樣呢？墮兒道：便聽見了。管誰筋疼。各人幹各人的就完了。所謂坐鬼小紅道：若是寶姑娘聽見，倒還罷了。林姑娘嘴裡又愛尅薄。心裏又細。追蹤他一聽見了，倘或走露了，怎麼樣呢？二人正說着，見文官香菱司棋侍衛等上臺來了。後寫四人，都有意會二人只得掩著這話，且和他們頑笑。只見鳳姐兒站在山坡上招手叫小紅。小紅連忙棄了衆人，跑至鳳姐前，堆著笑問：奶奶使喚做什麼事？鳳姐打諱了一回，見他生的乾淨俏儻，說話知趣，笑說道：我的丫頭今兒沒跟我進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要使喚個人出去，不知你能幹不能。說的齊全不齊全。做寶黛姻緣乃鳳姐小紅是了。鳳姐笑道：你是那位姑娘房裡的？當玉的影身故亦必用她我使你出去，他回來找你，我好替你說小紅道：我是寶二爺房裡的。鳳姐聽了笑道：喟喟！原來是寶玉房裡的怪道呢。有個也罷了，等他問我替小紅笑道：奶奶有什麼話？只管吩咐我說去。若說的不齊全，誤了奶奶的事，任憑奶奶責罰就是了。鳳姐笑道：你是那位姑娘房裡的？當玉的影身故亦必用她我使你出去，他回來找你，我好替你說小紅道：我是寶二爺房裡的。鳳姐聽了笑道：喟喟！原來是寶玉房裡的怪道呢。有個也罷了，等他問我替你說你到我們家告訴你平姐姐，外頭屋裡桌子上，汝寧盤子架兒底下放著一卷銀子。那是一百二十兩，給鑄匠的工價。等張材家的來要，當面秤給他瞧了，再給他拿去。再裡頭床頭上，有一個小荷包，拿了來。姐姐姐姐本在包里，只因急切處，小紅聽說，撇身去了，不多時回來了。只見鳳姐不注這山坡上了。因見司棋從山洞裏出來，站著繫裙子，後附七十三回補香菱便趕來，問道：姐姐，不便信以為真。此二字通身解戲如生龍活虎讓寶釵去連便拉墮兒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裡

在池邊看魚。小紅上來陪笑道：姑娘們可知道二奶奶剛纔那裡去了？探春道：往你大奶奶院裏找去。小紅聽了，再往稻香村來。必在此處全頂頭只見晴雯、麝月侍衛入畫、秋波、等一羣人來了，精靈一見，小紅便說道：你只是瘋罷！院子裡花兒也不澆，雀兒也不喂，茶爐子也不弄，就在外頭逛。小紅道：昨兒二爺說了，今兒不用澆花，過一日澆一回罷。我喂雀兒的時候，姐姐還睡覺呢。碧痕道：茶爐子呢？小紅道：今日不該我的班兒，有茶沒茶，休閒。我是活小紅真嬌靈道：你聽聽他的嘴！你們別說了，讓他逛罷。小紅道：你們再問問我，逛了沒逛？二奶奶纔便喚我說話，取東西去的。說著，將荷包舉給他們看，方沒言語了。大家走開，晴雯冷笑，道：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不放在眼裡了！不知說了一句話，半句話，名兒姓兒知道了，不曾就把他興起？這個樣子是自相矛盾，這一遭兒半遭兒的，算不得什麼。過了後兒，還得聽呵。有本事，從今兒出了這園子，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纔算得。反說究竟定一文一面說著，去了。這裡小紅聽說不便分証，只得忍著氣，來找鳳姐兒到了李氏房中。果見鳳姐兒在這裡和李氏說話兒呢。小紅上來回道：平姐姐，說奶奶剛出來了。他就把銀子收起來了，繩張材家的來取，當面稱了。給他拿去了。說著，將荷包遞了上去。所事又道：平姐姐叫我來回奶奶，纔旺兒進來，討奶奶示下，好往那家子去的。平姐姐就把那話按著奶奶的主意，打發他去了。鳳姐笑道：他怎麼按我的主意打發去了？小紅道：平姐姐說：我們奶奶問這裏奶奶好，原是我們二爺不在家，雖然連了兩天，只管請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人來說，舅奶奶帶了信來，不問奶奶，還要和這裡姑奶奶尋。兩久，延年神驗萬金丹。若有子奶奶打發人來，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裏。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那邊舅奶奶帶去的。五花八門如聞其聲，隨處利落，出寫得活潑，非尋常筆氣也。

金丹何話未說完，李氏道：喲呀呀！這話我就不懂了。什麼奶奶爺爺的一大堆？到頭來都

而已

鳳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這是四五門子的話呢！說着又向小紅笑道：好孩子，難為你護的

齊全，不像他們扭扭捏捏子似的。寶玉之死多言所致，小紅不然于怡紅而入鳳姐之手，本非是即點出，是即點出，多言多語，舉此之意深矣。

嫂子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隨手使的這幾個丫頭老婆子之外，我就怕和別人說話；他們必定把

一句說長了作兩三截兒，咬文嚼字，攀著腔兒，唧唧噥噥的。是驚非急的我冒大他們那裡

知道先是我們平兒也是這麼著，我就問著他：難道必定裝蚊子咬？就是美人了。說倒而乃說

是驚非急的我冒大著大家也都笑了。李紈又笑道：都像你潑辣貨！一時今又一時大是情鳳姐道：這一個

了頭就好。方纔兩遭說話，雖不多聽，那口角就很剪斷。說著又向小紅笑道：明兒你伏侍我去罷

我認你做女兒。寶玉為賈芸為平兒，我一調理你就出息了。小紅聽了，摸著一笑。鳳姐道：你怎

麼笑？你說我年輕比你大幾歲就做你的媽了？你做春夢呢！你打聽打聽，這二人比你大的，趕

著我呀？媽我還不理他呢！今兒抬舉了你了！小紅笑道：我不是笑這個？我笑奶奶錯認了輩數兒

了。我媽是奶奶的女兒，這會子又認我做女兒？不喜平鳳姐道：誰是你媽？李宮裁笑道：你原來

不認的他？他是林之孝的女兒。用這筆折出家世必用此，鳳姐聽了十分詫異，因說道：哦！原來是

他的丫頭林之孝的大管家也？而其人是為黛玉，而其人是為黛玉，柳是為黛玉，她

家說他們倒是配就了一對夫妻，一個天鵝一個地哩。天鵝地鴨，而天司命那裏承望養出

這麼個伶俐丫頭來？你十幾歲了？方才品評及接你十幾歲了，天扶地陷，亦無如而子語妙，那裏承望養出

小紅道：原叫紅玉的，因為重了寶二爺，如今只叫小紅了。鳳姐聽了，將眉一皺，把頭一回，說道：

人嫌的很，得了玉的便宜似的你？也玉我也玉！黛玉因說嫂子不知道我和他媽說賴大家的如

此，此，

今事多也不知這府裡誰是誰你替我好好的挑兩個了頭我使他一般的答應著他總不挑倒把他這女孩子送了別處去難道跟我必定不好李紈笑道你可是又多心了他進來在先你說在後怎麼怨著他呢鳳姐說道你這麼著明知道我同寶玉說叫他再要人叫這丫頭跟我去可不知本人願意不願意設一能言人便是能言人而小紅往矣是謂不幸中之大幸小紅笑道願意不願意我們也不敢說只是跟著奶奶我們學此眉高眼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兒也得見識見識剛說着只見王夫人的丫頭來請鳳姐便辭了李宮裁去了小紅回怡紅院去不在話下。妙不如見且林黛玉過此因夜間失寐次日起來遲了聞得衆姊妹都在園中做錢花會忍人笑他癡懶連忙梳了出來迷接春首剛到了院中只見寶玉進門來了便笑道妹妹你昨兒可告了我了不曾懸了我一夜心氣忿忿付如聞如見而隱意存焉言從此回頭收拾乾淨被他自説自戲香就把爐罩上離念父母生我劬勞之重而屏除外緣作獅子吼而芟妙香亦阿終歸香冢一面說一面又往外走寶玉見他這樣還認作是昨日晌午的事那知晚間的這件公案這段公案是不能如還打恭作揖的林黛玉正眼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門一直找別的姊妹去了寶玉心中納悶自己猜疑看起這樣光景來不像是為昨兒的事但只昨日我回來得晚了又沒有見他再沒有冲撞了他的去處了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隨後追了來只見寶釵探春必爲二人一處正今歲何見在那邊看鸞舞日歸來見寶玉來了三個一同站著說話兒又見寶玉來了探春便笑道寶哥身上好為寶哥故我整整的三天沒見你了寶玉聽說妹妹身上好我前兒還在大嫂子跟前問你的探春道寶哥哥你往這裏來我和你說話寶玉聽說便跟了他離了釵玉兩個果能離了離玉到了一棵石榴樹下子之果探春因說道這幾天老爺可曾叫你寶玉笑道沒有叫探

春道昨兒我恍惚聽見說老爺叫你出去的是外歸之會曉得二寶玉笑道那想是別人聽錯了。

是外歸之會曉得之

一

寶玉笑道那想是別人聽錯了。

並沒叫的。探春又笑道這幾個月我又攢下有千來吊錢了。你還拿了去明兒出門遠去的時候或是好字畫。好輕巧頑意兒替我帶些來。寶玉道我怎麼逛去城裡城外大廊大廟的逛也沒見個新奇精緻東西。總不過是那些金玉銅磁器。首提金玉及其所輕沒處壞的古董。再就是綢緞吃食衣服。之他又竹牋泥塲風的爐兒。是熟這就好了。我喜歡的什麼似的。乃為可歎誰知他們都愛上了。木何堪。寶玉笑道原來要這個。這不值什麼拿幾百錢出來給小子們管。拉兩車來。探春道小廝們知道什麼。你揀那摸而不俗直而不拙的這些東西。你多多替我帶了來。我還像上回的鞋做一雙你穿。比你那雙還加工夫。如何呢。手足相關禁其亂走而入。寶玉笑道你提起來想起做事來了。我那回穿著。可巧遇見老爺。老爺就不受用。問是誰做的。我那裏敢提三姊妹三個字。我就回說是前兒我生日。是舅母給的。是舅母給的。而寶玉也為此驚。老爺聽見是舅母給的。纔不好說什麼的半日。還說何苦來。虛耗人力。作踳縫羅做這樣的東西。在。一。鞋裏。特而探春之我回來告訴了襲人。是告襲人說這還罷了。趙姨娘氣的抱怨的了不得。正經兄弟。別明滅。我。斯他。襲人說這還罷了。趙姨娘氣的抱怨的了不得。正經兄弟。鞋。踳縫羅。這話糊塗到什麼田地。怎麼我是該做鞋的人麼。環兒難道沒有分例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了頭老鞋一屋子。怎麼抱怨這些話給誰聽呢。我不過閒着没事。作一雙半雙。送給那個哥哥。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我不成這也是他暗氣。寶玉聽了點頭笑道。你不知道他心裏自然又有個想頭。探春聽說一發動了氣將頭一扭說道連你也糊塗了。他那想頭自然是有的。不過是。

那陰微鄙賤的見識。他只管認得老爺太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概不管。就是姊姊兄弟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和誰好。什麼偏的麼的我也不知道。論理我不該說他。但他忒曉得不像昏了头立擇其性性語言又自別開生面有明決處有似而非處而無忠厚處此其所以為失之利也是生於後面許多大文而此回一對則為對策說法為寶玉一走定局故著於上下之間近有因一對而別作批評者開人不敢問還有笑話兒呢。就是上回我給你那錢替我帶那頑耍的東西過了兩天他見了我也是說沒錢使怎麼難處。我也不理他。誰知後來了頭們出去了他就抱怨起我來說我趙的錢為什麼給你使倒不給環兒使了。我聽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我就出來往太太跟前去了正說著只見寶釵那邊笑道說完了來罷。是誰顧見得是哥哥妹妹了。反接丟下別人且說體已去我們聽一句就使不得了。探春寶玉二人方笑著來了。寶玉因不見了林黛玉便知他躲了別處去了想了一想索性遲兩天等他的氣息一息再去也罷了。雖而不鞋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錦重重的落了一地。因歎道這是他心裡生了氣也不收拾這花兒來了。待我送了去明兒再問著他說著只見寶釵約著他們往外頭去寶玉道我就來等他一人去遠把那花兜了起來。登山渡水過樹穿花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處來。將已到了花塢。到猶未轉過山坡那邊有嗚咽之聲一面數著哭落的好不傷心。回顧西寶玉心下想道這不知是那房裡的了頭受了委曲跑到這個地方來哭一面想一面然著脚步聽他哭道是。

花謝花飛飛滿天。紅銷香斷有誰憐。游絲軟繫飄飄落絮輕沾撲撲簾闌中女兒惜春暮愁緒滿懷無釋處。手把花鋤出繡簾忘踏花來復落去。柳絲榆美自芳菲。不管桃紅與李飛。桃李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三月香巢已疊成。梁間燕子太無情。明年花發雖可憐。却不如人去梁空巢亦傾。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飄泊。

難尋。見花開易見落難。幕階前愁煞葬花人。獨把花鋤淚暗洒。洒上空枝見血痕。鶯杜無語正黃昏。荷鋤歸去掩重門。青燈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溫。怪奴底事倍傷魂。半為憐春半憐春。憐春忽至憐忽去。至又無言去不聞。昨宵庭外悲歌發。知是花魂與鳥魂。花魂鳥魂總難留。鳥自無言花自羞。願奴胥下生雙翼。隨花飛到天盡頭。天盡頭何處有香丘。未若錦囊收艷骨。一塚淨土掩風流。質本潔來還潔去。強如污淖陷泥溝。爾今死去儂收葬。未卜儂身何日喪。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細寫死轉的是好詞。正寫處多讀者自解。紅消香斷有誰憐。感而無怨詞便是墮兒死而無惱致。終受實錄之鐵於不覺。乃擬為此詩下筆辭的處。

寶玉聽了不覺癡倒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自此回至三十回為一大段。鉉黛並舉文字。滴翠亭。滴翠亭也。敵謀敵陣。敵兵敵器。都在下

回

上半回是成大禮之根。見寶鉉必決殺黛玉。下半回乃歸離恨之始。見黛玉之終讓寶鉉中間略去小細了結焚棄斷續情之案。在一手怕而探春乃黛玉臨死相送之人也。袒鉉殺黛而走寶玉。被寶成之。故立小傳於埋香塚之前。用一鞋寓禁止。其如寶黛鉉同為墮兒何哉。一本作滴翠亭。楊妃戲彩蝶埋香塚。飛燕泣殘紅。大謬今正之。

護花主人評曰

寶鉉見寶玉進瀟湘館。即抽身走回。聽小紅同墮兒私語。復假趣尋人。善於避嫌。是寶鉉一生得力處。

小紅傳平兒說話瑣碎而明白活寫出伶俐小了頭口吻。

探春做鞋一段話是於閒中描補趙姨娘之姑奶奶。

黛玉哭花塚末句云花落人亡兩不知直射將來死時光景

埋花與黛玉同埋

哭塚亦只寶玉聽聞兩相照應

文情兼美

黛玉哭花詞極歎紅顏薄命

是一生因果與紅樓夢曲遙遙關照

寶玉聞哭慟倒亦是預伏後來得知黛玉山信時情狀

第二十七回寫小紅與賈芸情事是賓寫寶玉黛玉兩人心裏是主

大某山民評曰

賈芸與林小紅之事寶釵聞之潘又安與秦司棋之事小紅見之可知園中奸淫苟之輩非一人也餘但不覺察耳

前二十四回寶芸見小紅云精細乾淨寶玉與小紅云俏儻甜淨茲于鳳姐目中云乾淨俏麗可知有目共賞

晴雯冷笑小紅名兒姓兒知也罷不知也罷能爬上高枝即可不放在眼裡此晴雯猶未省人事特為之進一解

此回入壬子年四月底事

第二十八回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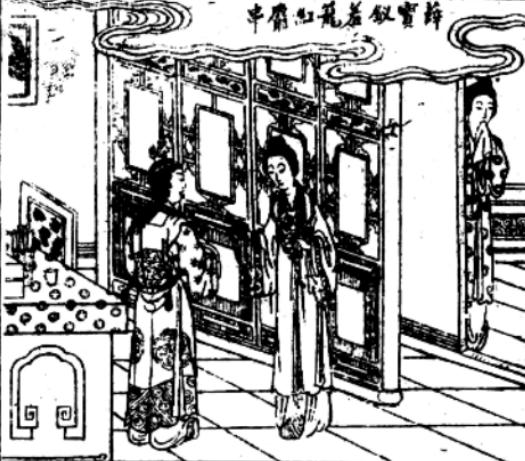
薛寶釵羞龍紅麝串

話說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寶玉身上次日又可巧遇見錢花之期正在一腔無明未曾發泄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此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已哭了幾聲便隨

口念了幾句。不想寶玉在山坡上聽見事也。此正見玉為一玉詩出一口一部書作如是觀之先

不過點頭感歎。次又聽到儂今葬花人笑。知他年萎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落花人亡雨不知等句。花落乃寶玉不覺慟倒山坡上。懷裡兜的落花撒了一地。無顧落花試想林黛玉的花顏必不遺漏

薛寶釵羞蕩心齋



月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既黛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推之於他人。如寶釵香菱襲人等亦可。以到無可尋覓之時矣。但說三人似為不類而寶釵等為類是大結構看官著眼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則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矣。所講人亡骨肉勘入統括全盡都是正筆。因此一而二。而三。反覆推求了去。三推求了去。六十。四掛在其中矣。真不知此時此際如何解釋這段傷悲。

正是。

花影不離身左右。

鳥聲只在耳東西。

即聲即色。左右逢源。

那時林黛玉止自傷感。忽聽山坡上。也有悲聲。心下想道。
人人。都笑我有癡病。難道還有一個癡子不成。是同一痴。

抬頭一看。見是寶玉。便道。啐我當是誰。原來是這個很心短命。剛說道短命二字的。又把口掩住。何等長歎一聲。自己抽身便走了。這裡寶玉悲慟了一回。見黛玉去了。便知黛玉看見他躲藏了。自己覺無味。抖抖土起來。也下山尋歸舊路。尋歸舊路。已過後悟機。又蒙蔽也。往怡紅院來。可巧看見

便是二而三。

二二而三。

黛玉在前頭走。易易而情字已到絕頂，連忙趕上去。說道：你且站着。我知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以後，撩開手。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待要不理他，聽他說，只說一句話，便道請說來。寶玉笑道：兩句話說了。你聽不聽？黛玉聽說，回頭就走。此等寫法，看之致笑，思之悽斷。非聞人所能寶玉在身後面歡喜，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奴黛玉聽說這話，由不得站住，回頭道：當初怎麼樣？能令聞者不能不問。寶玉道：愛出紙上。當初姑娘來了，那不是我陪著頑笑，憑我心愛的姑娘要就拿去。我愛吃的，聽見姑娘也愛吃，連忙收拾的乾乾淨淨，收著。等了姑娘到來，一桌子吃飯，一牀兒上睡覺，了頭，們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氣，我替了頭，想到我心裏想著姊妹們從小兒長大，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了底，纔見得比人好。一拍一妻紫死寶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睛裏，倒把外四路的什麼寶姐姐、鳳姐姐的放在心坎上。特為恩情，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我又沒個親兄弟。親妹妹雖然有兩個，你難道不知道？是我隔母的，我也和你是獨出。見上回立探春小傳之妙，只怕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這一番心，有冤無處訴。說著，不覺滴下淚來。真寫得出那時林黛玉耳內聽了這話，眼內見這形景，心內不覺灰了大半，也不覺滴下淚來。低頭不語。此際偏非本斷難遣寫情字，如寶玉見這般形像，遂又說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任憑著我怎麼不好。萬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錯處，便有一二分錯處，你或教導我戒我下次，或罵我幾句，打我幾下，我都不灰心。誰知你總不理我？叫我摸不著頭腦，少魂失魄，不知怎麼樣，纔是便就死了，也是個屈死鬼。仕憑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脫。還得你申明了緣故，我纔得託生呢。是第言是據寶玉聽了這話，不覺將昨晚的事俱忘在九霄雲外了。方歸便說道：你既怎麼說？為什麼我來了，你不叫了頭，開門？寶玉吃異道：這話從那裏說起？我要是立槁立刻就死了。黛玉叫道：大清早起死呀活

的也不忌諱。你說有呢便有。沒有就沒有。起什麼誓呢。寶玉道實在沒有見你來。就是寶姐姐生了一坐。就出來了。証林黛玉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想必是你了。頭們懶待動。襲寧王五氣的。也是有的。寶玉道想必是這個原因。我等回去。問了是誰。教訓教訓他們就好了。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們也該教訓教訓。只是論理我不該說。今兒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訊。寶姑娘來。什麼貝姑娘人正說話。見了頭來。請吃飯。遂都到前頭來了。王夫人見了黛玉。因問道。大姑娘你吃那鮑太醫的藥可好些。既是理香便在枯魚之肆。商何哉。雖然既已埋香落得乾淨。也林黛玉道也不過這麼著。老太太還叫我吃王大夫的藥呢。是云。寶玉道太太不知林妹妹是內症。先天生的弱。所不勞不往。一顆兒風寒。不過吃兩副煎藥。散了風寒。還是吃丸藥的。王夫人道。前兒大夫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我也忘了。寶玉道。那些丸藥。不過叫他吃。什麼人參養榮丸。使服。此藥王夫人道不是。不許其養榮矣。寶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歸右歸。再不就八味地黃丸。為益。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記得有個金剛兩個字的。惟此二字。寶玉拍手笑道。從來沒已言之。慨然。王夫人道。我只記得有個金剛兩個字的。惟此二字。寶玉拍手笑道。從來沒聽見有個什麼金剛丸。未見則得隱聞。吾若有了。金剛丸。自然有菩薩散了。但能金剛便是說的。滿屋裏人都笑。寶釧抿嘴笑道。想是天王補心丹。就一丸藥寫言警醒而形容。婦王夫人笑道。是這個名兒。是他道破天心如此。如今我也糊塗了。寶玉道。太太倒不糊塗。都是叫金剛菩薩使糊塗了。見無金剛自然糊塗。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扯你了。父母一提。又是歸者。此心終不能補安。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扯你了。猶父曰老子固屬此語而道德五。寶玉笑道。老子再不為這個娘。王夫人又道。既有這個名兒。明兒就叫人買些來吃。寶玉道。這些藥都是不中用的。當頭擣喝。太太給我三百六十兩銀子。周天我替妹妹配一料丸。

藥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麼藥就這麼貴？寶玉笑道：當真的呢。我這個方子比別的不同。那個藥名兒也古怪。此藥無名一時也說不清。只講那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藥參三百六十兩四足龜大河首烏千年松根茯苓膽。諸如此類的藥不莫為奇。只在群藥裡算那為君的藥。說起來唬人一跳。紫河車混元一氣也是為先天人參人身也是為後天三百六十周天度數絕一陰也為水鳥一陽也為火松根茯苓一土一本也先天後天陰陽五行俱備而獨缺全寶玉所無而寶錢所有。則金為君藥必酒薛大哥既成也配成此藥第一乃紫河車乃是吃人故可唬人一跳而寶玉欲以生寶玉者正寶錢所以服寶玉也。但言君藥唬人一跳並未說出何物而薛大哥至化了上千銀子纔配成參以群前年大薛哥哥求了我一二年我纔給了藥寫意五行缺金我故知金為金藥是演一金鎖也他這方子此藥用之甚為秘密他拿了方子去又尋了二三年了花有上千兩銀子纔配成了。太太不信只問寶姐姐寶釵聽說笑著搖手兒說道：我不知道也沒聽見。你別叫姨娘問我。王夫人笑道：到底
是寶了頭好。孩子不撒謊。借之贊之寶玉站在當地聽見如此說一回身把手一拍說道：我說的倒是真話呢。倒說撒謊口裏說著。忽一回身。只見林黛玉坐在寶釵身後。在那裡抵著嘴笑。用手指頭在臉上畫著羞他。責教有此藥而云不知道沒聽見王夫人信之寶玉亦自不疑而勝寶玉而羞之以為難堪此其所以日罵寶釵之毒至死而不悟也。鳳姐因在裏間房裡看著人放桌子。聽如此說便走來笑道：寶兄弟不是撒謊這倒是有的。前日解大哥哥親自和我來尋珍珠。我問他做什麼。他說配藥。配成此藥是他一力看八十四回始提寶玉有天配成的姻緣一個寶玉一個全銀之語是他的說的可見他還抱怨說不配也罷了。如今那裡知道這麼費事。設奇謀等事豈易易我問什麼藥金是君藥他還說是君藥他還說不配也罷了。如今那裡知道這麼費事。設奇謀等事豈易易我問什麼藥他說是寶兄弟的方子。說了多少藥也找記不得。他又說不然。我也買幾顆珍珠了。只是定要頭上帶過的。所以來和妹妹尋妹妹就發散的花兒。那頭上下來的也使得。最後我揀好的再給妹妹穿了來。我沒法兒把兩枝珠花現拆了給他。既有金面又有家兄有銀子有鳳姐他還要一塊三尺長上用的大紅綢。非外也約頭也都取之自鳳姐處又拿乳誅乳了綢子呢他說

句。寶玉念一句佛，既為配樂，幽悔又自句。見國祖賜天圓。姐說完了，寶玉又道：太太想這不過是將就寶玉不死，亦將就耳。正經接這方子。那珍珠寶石定要在古墳裏的。德是理有那古時富貴人家妝的裏頭面，拿了來纔好。如今那裡為這個去刨墳掘墓？所以只是活人帶過的，慢進，非不當也。也可以使得。姐姐也帶過寶釵也帶過王夫人聽了道：阿彌陀佛！不富家花拉的。凡人俗語以輕位家花就是墳裏有人家死了幾百年，這會子翻尸倒骨的作了藥也不靈。又自憐而並為寶釵，是彼自翻尸倒骨而無寶玉因向黛玉說道：你聽見了沒有？難道二姐姐也跟著我撒謊不成？臉望著林黛玉說：你拿眼睛瞟著寶釵。三曹對賞，當場質証其如鉗不認而黛不悟。林黛玉便拉王夫人道：舅母聽聽，寶姐姐不替他圓謊。誤認他只問著我。王夫人道：寶玉很會欺負你妹妹。是故寶玉笑道：太太不知道這原故？寶姐姐先在這裡住著那薛大哥哥的事，他也不知道，何況如今在這裡頭住著呢？自然是越發不知道了。林妹妹纏在背後，以為是自己撒謊，就羞我。再三正說著，見賈母房裏的丫鬟找寶玉，林黛玉去吃飯。言實意上而養命云詳，在讀法。他先走是那了頭道，等著寶二爺一塊兒走。林黛玉道：他不吃飯，不同你們走。我先走了，說著便出去了。寶玉道：我今兒還跟著太太吃罷。王夫人道：罷罷，我今兒吃齋。你正經吃你的去罷。寶玉道：我也跟着吃齋。他吃齋是說著，便叫那丫頭去罷，自己跑到桌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寶釵等笑道：你們只管吃你們的，由他去罷。寶釵笑道：你正經去罷，吃不吃？陪著林妹妹走一轉，他心裏打緊的不自在呢。配樂心事寶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一時，吃過飯。寶玉一則怕賈母記掛著，二則也記掛著林黛玉，忙忙的要茶漱口。探春惜春都笑道：二哥哥，你成日家忙些什麼？吃飯吃茶，也是這麼忙碌碌的。可勝寶玉吃，息寶釵笑道：你叫他快吃了。瞧瞧，林妹妹去罷，叫他在這裡胡鬧些什麼。再寶玉吃。